

传神《背影》经百年,仍动人

叶梅



今年是朱自清先生的名作《背影》发表100周年。初夏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,中国散文学会与南京浦口区、江北新区有关单位一起在京举办了研读《背影》的座谈会。朱自清先生的孙子朱小涛,担任扬州朱自清故居名誉馆长,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整理并推广宣传朱自清文化,这天也来到会场并作了发言。当我们一起共同重温《背影》,聆听著名朗诵家陈铎富有磁性的朗读,感动于朱自清先生眼望父亲的背影而闪烁的泪花时,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,那仿佛就是被父爱所触动的泪,所有在场的读者都再一次被深深打动。

历经一百年的《背影》为什么至今仍

能触及人心,正是那种坚韧、温馨、深沉厚重的父爱,并由此传递出的人类生生不息、血脉相传的生命力量。朱自清先生这篇千余字的散文,没有豪言壮语和华丽辞藻,却以质朴无华的表述、细节传神的描写、情感内嵌的叙述,直抵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那里蕴藏的安心和温暖,可谓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源泉。父亲微胖的背影有些笨拙,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、深青布棉袍,父亲爬铁道买橘子费了老劲,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”。做儿子的看得心酸,“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”。父亲的言语又是那样的平常,只是说:“我走了,到那边来信!”做儿子的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找不着了,“我便进来坐下,我的眼泪又来了”。这些最为平凡的描写恰恰是无数人相同的感受,在父母琐碎的关照和叮咛里深藏的绵绵之爱,做儿女的多半会习以为常,但当朱自清先生将这一切浓缩为“背影”之后,只要读到这些文字,就会掀起内心强烈的情感波涛,会有许多眷恋、敬仰和愧疚油然而生。

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关于父爱的故事,在当下有关“父爱”的散文征文中,我曾读到许多作者的倾情抒写,他们有的是京城名士,有的是江湖素人,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作家,也有年少的基层作者。人们从对《背影》的阅读中,联想到自己的父爱,表达了对经典的致敬及情感融合,同时也表达了在今天的时代,对家庭、家教、家风的塑造的渴望和努力。我们身处这个高科技、信息瞬间千变万化的时代,会发现情感有时会变得稀薄,人们相逢相处却并未相识,因为没有走

进彼此的内心。就连家庭成员也是如此,有时是天各一方,有时同居一室却形同路人。情感的缺失会是一个时代伤痛的补丁,我们需要重读《背影》,呼唤亲情。

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,“尊老爱幼”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,但在今天快节奏的变化之中,年轻人所承受的工作、生活压力倍增,烦恼和焦躁也随之而来,不同年龄的代沟更需要用足够的爱和耐心去填充。《背影》告诉我们的是,所有的平常都蕴含着深意,长辈的慈爱需要用心体会。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父亲的形象、一个母亲的形象,但其实大多数时候,对他们的理解却是远远不够的。只有当朱自清先生凝望父亲的目光所及之处,看到父亲那个微胖的身材艰难地爬下月台,又爬上月台去买回那几个橘子的时候,当他“眼泪又来了”的时候,才能体会到父母之爱非同一般,而如高山一般厚重,大海一般宽阔。

朱自清先生《背影》中描写的车站是南京浦口火车站,1917年,朱自清的祖母去世,他随父亲从徐州前往扬州奔丧。事后,父子二人同到南京,父亲在浦口火车站送别朱自清北上求学,文中“爬铁道买橘子”等核心情节就发生在这里。浦口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,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,其部分建筑至今仍得以保留,这座送走朱自清父亲背影的老车站,不知送走了多少背影,又迎来过多少来客。时光荏苒,因为《背影》这篇文字并不长的经典散文的传播,浦口车站成为一个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,令人珍视。这是文学的力量,百年之间以脉脉深情温暖人心,也为今天的写作者提供了学习借鉴、咀嚼回味的传神镜像。

一字师

解玺璋

汉语与拼音文字最重要的区别,即它的表意性。每个字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晰的含义。人们在运用汉字表情达意时,不能不注意审音辨义。古人云:一音之谬,一句为之蹉跎,一语之失,全篇为之涩滞。可见,文章之道,特别讲究用字的安稳。这恐怕也是文坛上流传很多“一字师”掌故的原因。

北京人艺一直流传着一个郭沫若先生称赞于是之先生为“一字师”的掌故。讲的是排《武则天》的时候,于是之建议将剧中一句台词“你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”,改成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”,郭沫若认为改得好,加重了语气,显得很有生气和力量。而郭沫若有一篇《一字之师》,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。文中写到排演《屈原》的时候,他与饰演婬娟的张瑞芳讨论台词,觉得第五幕第一场婬娟斥责宋玉的一句话,“宋玉,我特别地恨你。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,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”,有点不够味,他想在“没有骨气的”后面加上“无耻的”三个字。正在旁边化妆饰演钓者的张逸生插嘴道:“‘你是’不如改成‘你这’,‘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!’那就够味了。”郭沫若说:“听了他这话,我受了莫大的启示,觉得‘这’一个字真是改得非常适当。”这其实不难理解,“你是什么”,是单纯的陈述句,自然比较平淡,“你这什么”则加入了感情和态度,就显得强烈多了。

还有一个“一字师”的故事,发生在汪曾祺先生与翁偶虹先生之间。当年,汪曾祺先生创作京剧《沙家浜》,郭建光有一著名段唱,《祖国的好山好水不让》,其中有一句唱词,“芦花放,稻谷香,岸柳成行”,最初写的是“芦花白,稻谷香,岸柳成行”。一天,翁偶虹先生碰见汪曾祺先生,说道:“芦花白,稻谷香”不在同一个季节,不如改成“芦花放,稻谷香”比较贴切。汪先生很敬佩翁先生这位词曲大家,他的《锁麟囊》文辞优美,脍炙人口,至今仍是京剧创作的典范。因此,汪先生对翁先生的建议不敢怠慢,认真思索、推敲一番,觉得翁先生说得有道理,遂改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
心中装得下一片海

鞠志杰

年少时,在一篇描写草原的作文里,我用绿色的海洋来形容草原的辽阔,但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大海。说来惭愧,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时已经三十六岁,着实被它震撼到了。那晚,我在微博里写道:直到真正见到大海之后才发现,同样是辽阔,草原和大海明显不同,大海有多辽阔,鲨鱼都不知道。

同行的一位同事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海,他吟出了一句诗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。”我那时并不懂这句诗所表达的深意,随口便问:“沧海怎么就难为水了呢?”同事一笑,说古人的诗句你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,这句诗的真正含义是,看到大海,那些细小的河流就不会放在眼里了。

我居住在内陆,离最近的海还有四百公里,看大海并不容易。时至今日,才亲近过三次大海,对大海一直无比向往。于

是,常常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化解这种无力:海水也是水,那一片海一定会化成一片云,轻轻地飘在我的天空,再变成雨水,滋润我屋前的土地。我站在窗前,已经看见了大海。

这种表达虽然很诗意,却有一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意味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,海在远方,生活却在眼前。而生活的苟且,往往装不下远方的辽阔。这是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,可能穷尽一生都无法破解。但无论怎样,心里都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,让它滋润梦想的土壤,绽放希望之花。如此,即便没有拥抱远方,却可让心灵有着辽阔的境地。

大海的辽阔,可以写在诗句里,更应该装在心里。当心田可以盛得下一片海的时候,你也拥有了海一般辽阔的远方。

拍客



层林尽染

冯小川 摄

